

# 報陣綫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0207

309 期 1-12-1968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15分

語 錄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綫，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覆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

毛澤東

## 國際貨幣危機 是資本主義體系全面崩潰的前奏曲

### 生產過剩的危機

當前，在資本主義世界的貨幣體系內出現的國際危機，基本上說來，就是資本主義在一個蕭條的世界市場中生產過剩，人民購買力減低的危機。資本主義世界無節制性的生產各式各樣的商品，這些商品又無法被現有的市場所消費；儘管，大量的所謂「貸款」和「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庸國，可是，被壓迫的人民仍然是那麼的窮困，他們根本無能力購買資本主義國家所生產的，以及能够生產的商品。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已經縮小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三分之一；世界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的日益汹涌澎湃，為西方帝國主義增添了進一步的困難；而且，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比方說，英國和美國之間，或者法國和德國之間，等等。）也已經進一步縮小了比較蕭條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這一連串的事實，就是資本主義不可醫治的致命毒瘤，就是導致當前的貨幣危機的直接的，根本的因素。

就以英帝來說吧！目前英帝已越來越衰退，擺在它前面的是一條日暮途窮的道路。美帝正蠶食着以前受英帝完全控制的殖民地與地區，比如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就是一個例子。相當長久以來，英帝就一直處於輸入多過輸出的境況，這就導致了收支的嚴重逆差。為了企圖扭轉越來越惡化的財政地位，英帝便被迫於1967年11月間實行英鎊貶值，這一行動是降低了英國商品的輸出價格；但是，它並沒有替英帝帶來極其須要的市場。而且，英帝始終被拒於歐洲共同市場大門之外，同時，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例如馬來亞）人民的加緊剝削，又無法幫助英帝解脫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因此，在英鎊（以及舊馬來亞幣）貶值之後，英帝

又不得不再一次在國內進行「大刀闊斧」的緊縮措施，不得不於1968年的3月和7月向中央銀行的財團舉借龐大數額的現金和貸款。現在，英帝又在國內對廣大消費者實行更多新的苛捐雜稅了，而且，又通過剛推行的商品入口按權金制，對商品輸入進行了更加嚴格的限制。這就意味着，廣大的英國工人階級將遭受更加嚴重的壓迫和剝削了。

### 法朗的危機

表面上看來，法國的法朗在一個時期似乎相當穩定；可是，今天也面對着同樣的厄運與難題。今年5月廣大法蘭西工人與學生的革命鬥爭的結果也加速法國的經濟日益走下坡，更深陷危機的泥潭之中。正當德國輸出穩定的增加，結果出現了收支平衡的過剩的時候；法國的商品，像英國的商品一樣，賣不出去。德國的商品却贏得了越來越大的市場。於是，法國的法朗弱化了；相反的，德國的馬克却加強了地位。這樣一來，法國的法朗便遭受重大的壓力，德國的馬克却受到投機者搶購，以期馬克增值。這就點燃了目前西方國際貨幣危機的導火綫。

過去的整整一週來，整個西歐的國際金融市場關閉，資本主義的大國俱樂部——所謂「最富有」的十個國家——聚首一堂，大開其會，而且，風聲鶴唳的，紛紛的謠傳：法國法朗要貶值，德國馬克要增值了。像那樣的貶值和增值就意味着：提高德國商品輸出的價格，而降低法國商品輸出的價格；換句話說，就是縮小德國資本家的商品市

場，而增加法國資本家商品的市場。

但是，可能是要避免使德國對其他國家的貿易處於不利的地位吧，德國馬克始終沒有增值，只是採取某些限制，使德國的商品輸出價格稍微貴一點，輸入價格稍微便宜一點而已！其實，這就是等於所謂德國馬克的變相增值。同樣，法國也作出了不將法朗貶值的決定；這個決定很可能是要避免支付更大數額的輸入避免成本和貨品價值的膨脹，而且，要避免使法國受美帝的政治操縱。所以，法國却採取了大刀闊斧的樽節開銷的措施，對輸出實行津貼，對輸入實行嚴格限制，而且，也進行物價和工資的控制。這樣一來，將降低法國商品的輸出價格，而提高商品的輸入價格。非常明顯的，法國和德國所採取的措施是完全相反的。

### 帝國主義制度走向徹底崩潰的局面

法國和德國所採取的一連串措施，是根本無法，也根本不可能挽救西方帝國主義日益惡化、病入膏肓的經濟危機的；帝國主義所採取的這些措施，頂多只是，而且也只能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吧！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危機必然會越來越惡化。這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發展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大家知道，英帝目前所採取的大刀闊斧的緊縮措施，正如英帝的財政部長詹金斯所承認的那樣，早在目前的國際性貨幣危機發生之前就計劃好的，而唯一的目的是要應付英帝國內的經濟地位！美帝的日子也不好過，這主要是由於推行侵略戰爭的結果，現在也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美帝實行黃金的雙重價格制度，就具體地顯示了美元實際上

（轉入第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  
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  
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 中國黨政領導人致電阿爾巴尼亞黨政領導人 最熱烈地祝賀阿爾巴尼亞解放廿四周年

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十一月廿八日打電報給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偉大領袖、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恩維爾·霍查，以及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人民議會主席團主席哈齊·列希、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穆罕默德·謝胡，最熱烈地祝賀阿爾巴尼亞解放廿四周年。電報全文如下：

地拉那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恩維爾·霍查同志，  
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人民議會主席團主席哈齊·列希同志，  
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穆罕默德·謝胡同志：

在你們英雄的國家解放廿四周年光輝節日到來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你們、向偉大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兄弟的阿爾巴尼亞人民，表示最熱烈的祝賀！

廿四年來，英雄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在以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恩維爾·霍查同志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英明領導下，發揚了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的精神和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粉碎了國內外階級敵人的種種陰謀詭計，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

近幾年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持續地開展了群眾性的革命化運動，把社會主義革命推向一個更加廣泛深入的發展階段。這個運動，大

大地促進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動了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領域的革命，加速了生產的發展，加強了國防，進一步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你們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一貫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大旗，堅決支持世界革命，堅持不懈地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為全世界革命人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在蘇修叛徒集團出兵侵領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你們無情地揭露了蘇修的侵略面目和美蘇勾結的罪惡陰謀，毅然地宣布退出蘇修一手控制的、已經變為侵略性的反社會主義的「華沙條約」。這一革命行動，極大地鼓舞了蘇聯人民和東歐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沉重地打擊了蘇修叛徒集團。

英雄的阿爾巴尼亞這盞歐洲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發射出越來越燦爛的光輝，已經成為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堅強堡壘。

中國人民對阿爾巴尼亞人民革命的英雄氣概，表示無限的欽佩，熱烈祝賀你們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親愛的戰友們世界革命已經進入一個偉大的新時代，世界人民革命

運動正在風起云湧，向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發動猛烈的進攻。美帝和蘇修內外交困、危機四伏。我們堅信，中阿兩國人民團結起來，一切被美帝、蘇修和它們的走狗所壓迫的人民團結起來，結成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綫，必將粉碎美帝、蘇修妄圖霸佔世界的陰謀，必將推翻美帝、蘇修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勝利是一定屬於我們的。勝利是一定屬於全世界革命人民的。

中阿兩黨、兩國人民、兩國政府、兩國軍隊的偉大戰鬥友誼，是在國際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在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鬥爭中鞏固和發展起來的。經得住任何嚴峻的考驗。

我們再次向你們表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四億中國人民，誓做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堅強後盾，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將堅定不移地支持你們的反帝反修鬥爭。讓我們兩黨、兩國人民、兩國政府、兩國軍隊，在反對美帝、蘇修及其走狗的共同鬥爭中，互相鼓舞、互相支持、互相學習、攜手前進！

英雄的阿爾巴尼亞人民萬歲！  
中阿兩國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偉大友誼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林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周恩來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接第一版)

已經被貶值了。

儘管，美帝對以前受英帝控制的地區進行了經濟的擴張和侵略；但是，他們的產品仍然找不到市場。這種現象就導致了美帝收支的巨大逆差。總的說來，美帝的生產過剩，市場緊縮，國內螺旋式的通貨膨脹又加劇了美帝日益窮困的狼狽處境。

從這一系列的具體事實看來，以美帝為首的整個帝國主義體系已經加速地向徹底崩潰的道路走去。在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內所推行的貨幣貶值、黃金雙重價格制度，特別匯票兌換權（又名黃金票面值），以及其他大刀闊斧的緊縮措施是無法也根本不能挽救他們的必然滅亡的命運。美帝正極盡所能地通過瘋狂的擴軍備戰和侵略、戰爭等卑鄙手段，妄圖擺脫走投無路的困境；但是，正如美帝在越南所碰到的一樣，它必然遭到可恥的失敗！

必須指出，唯有社會主義國家才不會遭遇經濟危機。相反地，社會主義國家必然會出現穩定的欣欣向榮的經濟生活，然而社會主義國家一旦受了修正主義集團的控制，也就不會有始終繁榮的經濟景象。蘇修的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修正主義內部矛盾危機越來越惡化、越來越猖獗的具體反映。

馬來亞人民必須團結起來，開展鬥爭！

當前的國際貨幣危機又怎樣影響馬來亞呢？根據報章的報導，在一九六七年「馬來西亞」就賣給英國價值二億四千萬元的貨物，其中只有兩千萬元是屬於本地製造的商品；在一九六七年星島也賣給英帝將近九千四百萬元價值的貨物，其中通過星島轉運的橡膠就佔了絕大部分。因此，總的來說，除了各種原料不會被波及之外，那些在馬來亞製造、輸入英國的商品，像棉織品、輪胎等等，本來是已經岌岌可危了，現在將受英國新近推

行的商品入口按櫃金制的沉重打擊。如果，有人曾經把希望寄托於馬來亞的某些輕工業的可能發展之上，話；那麼，現在應該把「希望」拋棄。新的市場是不容易找到的。相反地，可以預見，英帝將必然竭盡所能地試圖把馬來亞（包括新加坡）變為英國商品輸出的一更大市場！現在，英帝輸入馬來亞的貨物價值達到每年九億至十億元之多。美英帝為了妄圖挽救資本主義體系，免遭徹底崩潰的厄運，必然會要盡各種各樣的花樣，要馬來亞人民挑起越來越沉重的担子；而且，完全為美英帝利益服務的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也必然會把各種各樣的，直接和間接的，越來越沉重的苛捐雜稅，強加在廣大馬來亞人民的頭上！

擺在馬來亞人民面前的任務是明確的！馬來亞的各民族同胞，所有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必須緊密地團結起來，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爭取民族解放的堅決鬥爭！



## 來論

## 再論軟骨病和硬骨頭及其他

東風樓主

——答《星洲日報》主筆先生

本人在十一月十日的「致星洲日報主筆先生的公開信」中，得到了該報主筆的反應（見十一月廿六日社論），原以為主筆先生會針對本人公開信的論點逐一提出討論並予匡正，細讀之後，却令本人大失所望。

主筆先生避重就輕，根本沒有回答本人的質問。是不敢、不願，抑或不屑？本人不敢胡亂猜度，只好讓主筆先生自己來解釋了。

本人的幾項重要的、然而被主筆先生避開的質問是：

一李光耀傀儡自己招認他時常嚇唬報章編輯這是不是壓制輿論？是不是妨碍健康輿論的建立」（主筆先生語）？這個問題，主筆先生不回答那也罷了——因為李光耀是「老虎」，「老虎」屁股摸不得。主筆先生雖然要做「硬骨頭」，但是，在李光耀的面前，他的骨頭就硬不起來了，就軟下去了。令人費解的是，對於這個自認時常嚇唬報章編輯的李光耀，大聲疾呼建立「健康輿論」的主筆先生還把它奉若神明，還把這個壓制新聞自由的獨裁者描繪成爲「硬骨頭」的歡迎者，軟骨頭的討厭者。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我們實在不敢領教！

這里只能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捧李光耀，是爲了「生存」，爲了避免行動黨政權施壓力。這也就是說，捧李光耀不是出自真心，而是主筆先生的一種「策略」。就是抬出「大老虎」（李光耀）出來，自己就可以放胆去罵小蒼蠅（行動黨の後座議員和芝麻綠豆官）。不知道，這是不是主筆先生心目中的「硬骨頭」的做法？

第二種解釋是，真心的捧李光耀，對李光耀欽佩得五體投地。這種情形，想必不大可能。如果對於惡貫滿盈的李光耀還欽佩的話，那簡直是奴才盲聽從主人！主筆先生有頭腦，有眼睛，倘若也死心塌地爲李光耀政權賣命，那的確是可悲的！

二我們提到的林清祥、林福壽、云昌定、何標等左翼領導人和反帝志士，他們絕不是「剛吃一點兒苦頭」的人，云昌定、何標二人，絕食鬥爭堅持了整整一個多月，生命垂危，這也算是「剛吃了一點兒苦頭」嗎？林清祥等，坐牢已近六年，幾度受精神與肉體的虐待與折磨，這也算「剛吃了一點兒苦頭」嗎？行動黨憑什麼把他們關禁了這麼久呢？「主持正義」的主筆先生，你對這樣的事爲什麼緘默不語？你的正義感又去了那兒？是不是您又有「苦衷」？

主筆先生，您嘲笑那些「剛吃了一點兒苦頭」就簽「悔過書」的軟骨頭，您嘲笑得沒有錯！他們實在是應該被人鄙視、受人嘲笑的。不但您嘲笑他們，廣大的人民也都

嘲笑他們。然而，您是個滿腹經綸、見聞廣博、博覽群書的學者，您有見過那一個革命運動是從來不出現叛徒的？您敢說那個革命陣營出了叛徒，那個革命運動就是什麼「蠢動」嗎？您敢說由於革命陣營出了叛徒，革命就永遠不會成功嗎？革命的叛徒，不過是歷史的垃圾，這垃圾，又怎會阻擋歷史巨輪的前進呢？

三本人在公開信中還指出，一九六三年「大選」時「中選」的幾位社陣「議員」，還來不及上任就被拉去坐牢了，連所謂「人民的代議士」也可以無理加以逮捕，這樣的「議會民主」，主筆先生您以爲還值多少錢？過去，行動黨政權不喜歡的時候，一年也不開一次議會會議，喜歡的時候，就突擊式的開一次議會會議，只限每人發言十五分鐘。這也叫「議會民主」嗎？像「退出大馬」這樣重大的問題，像所謂「公民權與國籍」的安排問題（這也是主筆先生您經常提出來的），有那一樣是經過議會討論呢？對於議會，行動黨政權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一脚踢開，這點早已被鐵一般的事實所證明。偉大的列寧認爲資產階級的議會可以利用，那是因爲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撕下其「民主」的假面具，一旦資產階級撕下其「民主」的假面具時，列寧就堅決主張退出資產階級議會了。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布爾塞維克在一九零五年就抵制了議會選舉。還有，列寧的這樣幾段話，主筆先生，您有沒有讀過：

「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次不經過國內戰爭的大革命，並且也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不

經過國內戰爭就可以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一段很長的「陣痛」時期，暴力永遠是替舊社會接生的穩婆。」

「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來實現的，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靠暴力革命來實現。必須不斷教育群眾，使他們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而且只能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

當代的列寧——毛澤東主席非常明確、非常精闢地指出：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絲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這些話，是對主筆先生的所謂左翼「盲目蠢動」的指責的最好答覆。

主筆先生，您對革命學生和群眾在示威遊行時擊毀交通燈與焚燒英壘斷資本的S.T.C巴士的造反行動，大加非議。這個問題，本人打算在另一篇文章里專門答覆。這里，我們只想反問：中國「五·四運動」時，北京青年學生痛打賣國賊，並且搗毀段祺瑞政府的外交次長曹汝霖的官邸，這是對「長官」的不敬嗎？這是不是破壞公物，是不是盲目蠢動呢？現在，革命學生和群眾爲了反對行動黨政權的暴戾統治，爲了抗議行動黨無理地長期監禁反帝志士和左翼幹部，而採取了像「五·四運動」時青年學生的行動，這又有什麼不對呢？革命群眾焚燒英國壘斷資本的巴士，有傷害到一個乘客嗎？有傷害到工友嗎？沒有！兩輛英國壘斷資本的巴士被焚燒，又怎值得主筆先生大驚小怪？

（轉入第十二版）

## 大工賊要帶徒弟

蘇修叛徒集團的一個叫做S·U格拉齊夫的，自稱是什麼「蘇聯工運領袖」，十一月廿五日於吉隆坡說什麼「莫斯科之蘇聯職工聯合學院」，可提供訓練設施，爲大馬訓練職工運動者。」

今天，在列勃列涅夫、科西金爲首的叛徒集團統治下的蘇聯，工人的組織——工會，早已淪爲蘇修叛徒壓迫與剝削蘇聯廣大勞動人民的工具，這些工會的頭頭，都是罪惡滿盈的工賊。由這些黃色工會主辦的所謂「職工聯合學校」，當然是訓練工賊的場所。

現在，蘇修叛徒集團打着「促進亞非工人運動」的旗號，妄圖收買本地一些小工賊，前往大工賊的大本營受訓。很明顯的，這是蘇修叛徒集團爲了更好地推行它自己一套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進一步出賣亞非人民革命而搞的反革命把戲。

老實說，我們馬來亞的工人階級，是不需要也不歡迎蘇修叛徒集團的「訓練職工運動者」，我們馬來亞工人階級，需要和歡迎的是毛澤東思想的陽光與雨露。



# 不容逮捕我校同學

——一群寬中生——

十一月十六日早上拉曼傀儡政權竟然使用特務，在光天化日下闖進我校（寬柔中學），綁票式地逮捕了幾位正在上課的同學（包括一小同學也遭逮捕之列）。

當天下午，傀儡政權還動用了幾十條特務帶同學到他們家進行搜查；有如面臨大敵似的，把同學的家包圍起來，同學的物件被弄得亂七八糟，特務搬走了一些書籍並叫同學換掉校服，然後又把他們帶走。

同學被捕至今已十幾天了，一點消息也沒有，家長想盡了辦法也見不到自己的兒女。一些特務更卑鄙

地向一些家長進行勒索。據說一些家長被騙去幾十至幾百元，但是照舊見不到自己的兒女。

拉曼傀儡政權最近接二連三的逮捕，開除我校同學並不是偶然的，是有卑鄙陰謀的。它們先向大同學下手，但不能得逞。這次又向小同學開刀，以為就能逼同學就範，真是白日做梦。我們要告訴反動派，別耍弄手段了，向小同學開刀也同樣不能得逞的，這只能加速你們的滅亡。

我們同學犯何罪？他們沒有殺人放火，品性良好，光明正大，連反動校長在同學及家長的面前也不得不承認被捕同學並沒有做不對的地方，有罪該是你們和你們培養出

來的職業學生、走狗特務。這些不三不四的寄生蟲，真是腐敗到了極點，在校內捉弄女同學，胡亂地搞戀愛。校內發生的偷、搶、打劫等壞事，那件不是這些傢伙幹出來的呢？這些事情那個不知，誰不曉。我們知道只有這些傢伙才合你們——傀儡政權的願望。

最後我們要嚴厲警告反動派：那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壓迫得越厲害，反抗就越激烈。必須立刻無條件釋放被捕同學，不然一切嚴重後果都應由你們負責。

中，可以隨時、野蠻地消滅維護工人權益的左翼工會。這不是反對工人的利益又是什麼呢？

今天，我們已經親眼看到貪婪無厭的大資本家利用反動的「工業關係法令」和「僱傭法令」來迫害錫發石廠工友。這不是說明「政府所通過的法令」是反對工人的利益嗎？

因此，事實證明李光耀走狗政權所通過的「法令」是一百巴仙親大資本家，反對工人利益的「法令」。易潤堂走狗，你能否認這些事實嗎？

事實上，易潤堂走狗胡說什麼「政府所通過的法令沒有反對工人的利益」的鬼話，是為了欺騙我們勞苦工人而已。

大家知道「天下烏鴉一般黑」。有那個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走狗政權不迫害和剝削工人階級呢？同樣的拉曼李光耀走狗政權也是反對工人階級的。

## 反動派反工人的罪証 一羣——工友

不久前，所謂「文化部長」易潤堂走狗曾經在一個集會上強調什麼「政府所通過的法令，實際上已證明沒有反對工人的利益」。但是，與此同時，易潤堂走狗却說不出「政府所通過的法令沒有反對工人的利益」的內容。

我們勞苦工人，聽了易潤堂走狗的謊言，心有不甘。既然易潤堂走狗說不出「政府所通過的法令沒有反對工人利益」的內容我們却要列舉李光耀傀儡政權所通過的「法令」統統是反對工人利益的證據。

一「職工會修正法令」。這是個要篡奪左翼工會領導權，壓迫工人運動發展的「法令」。李光耀傀儡政權企圖通過此「法令」剝奪所謂「非新加坡公民」擔任工會負責人等應有的權力，加緊對工人進行壓迫和剝削這不是反對工人的利益又是什麼呢？

二「冗員償付基金法令」。這是個強詞奪理、野蠻搶劫勞苦工人血汗錢的「法令」。它規定「凡是冗員所獲得的賠償金，必須繳入冗員償付基金內，不得直接發給被裁工人」。看，李光耀走狗政權連失業工人也要加緊剝削和迫害。這不是反對工人的利益又是什麼呢？

三「僱傭法令」。這是個代替了所有最反動的殖民地勞工「法令」的吃人「法令」。它是為了外國壟斷資本家能够更殘酷剝削我們工人而制定的「法令」。

「僱傭法令」使所謂「部長」擁有生殺大權，可任意開除工人，剝奪工會的權力；「僱傭法令」使外國壟斷資本家有更大的權力；「僱傭法令」使工人增加工作時間，薪金減少等等，總之，「僱傭法令」像吸血鬼一樣，大量吸取工人的血汗。這不是反對工人的利益，又是什麼呢？

四「工業關係法令」。這個「法令」充實了「僱傭法令」的不足。它使我們勞苦工人的權利和保障完全控制在大大資本家和傀儡政權的魔掌之中。它使外國壟斷資本家和其他大資本家能够任意地，不必和我們工人商量的掉換、填補空職、裁員、開除或重新僱傭等等。這些都成了大大資本家和外國壟斷資本家的「特權」了。試問，這不是反對工人的利益又是什麼呢？

五在李光耀走狗政權的「法律

## 批判“當權者主動改革社會制度的可能性”的反動論點

十月卅日和十一月三日的經濟時報的「專論」中，出現了「新左」的一篇形左實右的反動論文，題為「當權者主動改革社會制度的可能性」，由於這篇文章登載在看似是進步的報章上（其實是機會主義），很可能會誤導一部分讀者，為了不使其流毒滋蔓，這裡有必要對它進行批判。

「新左」的文章說：「十月上旬，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了大學改革法案。使大學教育，更符合時代，基本上滿足了大學自主、學術自由原則。這裡我們回想『五月革命』的浩大聲勢，也清楚知道，『五月革命』被戴高樂總統鎮壓下去了。照常情來說，十個當權者有九個會因壓平暴動，而驕傲自滿、得意忘形，不肯改革。但是戴高樂總統却能認識時代，順應潮流，當局勢受制之後，來一次主動改革，這是最難能可貴的。」這完全是美化法國

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試想，一向騎在人民頭上，剝削成性的反動當權者，怎麼能够主動改革社會制度呢？稍有階級鬥爭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法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大學改革法案」只不過是進行其政治改良欺騙的一種手段而已，目的是企圖緩和法國勞動人民的不滿。我們深信，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法國革命人民，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將來，推翻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社會。

另一方面，文章作者睜眼不看（轉入第十一版）

## 毛主席的光輝事跡：



# 嶄 嶄 歲 月 稠

## ——毛主席的青年時代

湘江水，翻捲着急浪。勞動人民的血和淚，年年月月在江里流着。帝國主義在這里行船，封建軍閥的隊伍在這里飲馬。滔滔江水洗不盡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震天的濤聲道不盡中國人民的憤懣。兩岸纖夫，響起一陣陣悲壯的號子。……廿世紀初葉的中國啊，億萬人民盼救星破烏雲，一輪紅日噴薄而出。舵手來了，救星來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到長沙來了！

閃電裹着驚雷轟鳴，急風捲着怒潮！毛主席在湘江邊渡過的青年時代，是向舊世界猛烈進攻的「爭嶄歲月」。革命的序曲，戰鬥的前奏，永載無產階級的革命史冊！

### 糞土當年萬戶侯

一九一三年春季，毛主席開始了他在長沙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戰鬥的學習生活。

春天了，但在中國的大地上沒有一點春意。長沙的街頭巷尾，飢民一聲聲呼號。辛亥革命失敗了，各國帝國主義支持的各系軍閥爭霸權，奪地盤，年年混戰。上海的外灘（帝國主義銀行所在地）掌握着中國經濟命脈，北京的東交民巷（外國使館所在地）成了中國的太上政府。災難深重的祖國啊，你向何處去？毛主席的心中，響着四萬萬人民的呼聲；毛主席的胸中，五洲四海的風雲在翻滾。毛主席勇敢地擔當起革命大任，迎逆風，頂惡雨，向着這萬惡的舊世界，英勇宣戰。

毛主席身在學校，心懷天下。他多次領導同學們進行反對軍閥政府的鬥爭。特別是一九一五年反對袁世凱的鬥爭，更表現了毛主席的天不怕，地不怕，「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的革命造反精神。

一九一五年九月，竊國大盜袁世凱，剛剛向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賣國的「廿一條」，又想入非非要做皇帝。統治湖南的軍閥頭目湯壽潛積極勸進，大豪紳葉德輝、政客符定一等也四處張羅，黑云壓城，甚囂塵上。湖南的報紙，每日北洋軍閥派員坐館檢查，絕對不准登載一點對袁世凱稍為表示不滿的文字。在這萬馬齊瘕的時候，就像黑夜裏亮起照天的火炬，寒冬里響起一聲春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說話了。毛主席說，決不准袁世凱賣國！決不准袁世凱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把袁世凱這個皇帝拉下馬來！毛主席「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毛主席把反袁的文字編印成小冊子，冒着危險，擺脫了特務盯梢，在校內校外到處散發，社會因此人心大振。湘江怒

吼了，洞庭湖大鬧拉開了！反袁怒潮在長沙澎湃興起，原來彷彿一潭死水的時局掀起了狂瀾！湯壽潛驚恐萬狀，瞠目結舌地看着這些小冊子，慌忙派出大批軍警到第一師範搜查，把全部學生的書籍、行李都搜遍了。但是由於毛主席的勇敢和機智，什麼「亂黨」痕跡也沒有查得出來。

這次反軍閥鬥爭，出現在「五·四」運動之前。它是召喚革命人民起來戰鬥的震天號角！它是燃起燎原烈火的紅色火種！湖南人民從此沒有停止過反帝反封建的不屈鬥爭！

毛主席的徹底革命造反精神，還表現在驅逐學校校長張干的革命運動中。

第一師範的校長張干，上媚賣國軍閥政府，下壓學生的革命活動。學校的禮堂里掛着用大字寫的袁世凱的「大總統訓令」，內容無非是禁止學潮之類。每次在禮堂集合學生時，校長或頑固保守的教師就對着「訓令」念念有詞。學校所灌輸給學生的，是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文化，要把學生培養成地主階級、買辦階級的奴才。校長和部分教員到學校上課、辦公，都要坐着三人抬的大轎子。這些傢伙高高在上，佔校為王，扼殺學生進步輿論，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學生舉動稍不遂其意，就要被開除。他們把學校辦成了「孔家店」。但是，在毛主席眼里，那些「大總統訓令」和「開除告示」，那些反動傢伙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不過是紙老虎。毛主席向着這些封建軍閥、學閥和遺老遺少，強烈投槍！對第一師範的反動校長張干，毛主席更是集中火力進行鬥爭！一九一五年六月間，張干這個反動傢伙舊罪未贖，新惡又添，竟然要用金錢討好軍閥當局，規定秋季始業時每個學生要額外繳一元雜費。這是個不小的數目，工農子弟無法交得起，只得失學。毛主席義憤填膺，對准這個為虎作倀的校長，展開了強烈的鬥爭！毛主席把張干反動言行的材料匯集了一下，先展開了一個輿論攻勢，動員同學們聯合起來開展「驅張」運動。毛主席親自到第一師範後山的君子亭上，寫了一篇四千多字的「驅張宣言」。在「驅張宣言」中，狠揭狠批校長的罪行，並對整個封建主義的教育制度，對黑暗的舊世

界，進行了嚴厲的審判！

這篇戰鬥的檄文，被同學們送到印刷廠印出來了！

這篇充滿革命造反精神的「宣言」，被同學們帶進學校廣為散發了！

張干嚇得發抖。學監念「大總統訓令」也壯不了自己的胆，踉蹌着步子，四方尋找「領頭鬧事的」。

反動派怎麼能阻擋住革命洪流？看，第一師範的進步學生在毛主席領導下，千人共一呼：「張干從第一師範滾走！」

第一師範「驅張」運動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長沙各學校學生運動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硬是什麼力量也阻擋不住！

張干，這個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從校長的寶座上拉下來了，被攆出校門滾了蛋。毛主席領導的「驅張」運動，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毛主席在學生時代就堅定地高舉革命造反的大旗，為革命群眾樹立了萬代楷模。毛主席大造反動校長的反，大造賣國軍閥的反，大造封建主義的反，大造帝國主義的反。從那時候起，毛主席就一反到底，終於領導中國人民反出了一個嶄新的中國！

### 書生意氣 揮斥方遒

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習生活，充滿了激烈的戰鬥！翻開毛主席當年的讀書筆記，彷彿真頁硝煙撲面，火光閃閃，從那里傳出了討伐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戰鬥呼喊。

一九一三年春到一九一八年夏，毛主席在第一師範讀書共五年半。在這期間里，各系軍閥演盡了丑劇，日本帝國主義更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張開獠牙血口，妄圖獨吞中國的河山，反映着這個時期政治經濟的文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第一師範在賣國軍閥政府統治下，為了適應他們的反革命需要，訂出了許多反動的教育制度，什麼正課制，考試制，升學制，做古文制等等，烏七八糟一大套，反動派以為有這些繩繩索索，框框套套，就能把學生栓住，套住，鎖住。然而這都是妄想！

課堂上，一些頑固守舊的教師，靠着「正課制」一根救命稻草，在講堂上拼命販賣「故紙堆」，向學生灌輸封建文化。毛主席公開地不上課，到圖書館找進步的書自學

。有時他把書借回來，擱在課桌上，教師講他的，毛主席讀着自己的。考場上，「監考」更是揮汗着「考試制」的大棒。毛主席把考場變為鬥爭的戰場。在一次毫無意義的「靜物寫生」的圖畫考試中，毛主席隨便畫了兩筆就交卷了，主考氣得給他四十分。分數，在毛主席眼中，賤如糞土，這些對剝削階級有利的分數越少越好！凡是為反動階級鞏固統治製造輿論的那些科目，毛主席在試卷上只寫「毛澤東」三字，一律交白卷！

條條「校規」被破壞了！種種制度被破壞了！毛主席縱橫馳騁，就是要造舊教育制度的反！學校行政方面很惶恐，幾次討論要開除毛主席出校。毛主席毫不畏懼，英勇鬥爭！

什麼樣的反動制度，就有什麼樣的反動教學內容。什麼「桐城派」古文，什麼「韓昌黎全集」，封建主義文化的糟粕，推滿了講堂。毛主席把封建文化當作批判對象。教師要求學「桐城派」古文，作「桐城派」古文，毛主席不予理睬！教師要求熟讀熟背「韓昌黎全集」，毛主席讀過後，在書頭上批滿了「不通」、「荒謬」、「陋儒之說也」等評語！毛主席對剛剛從西方傳來的所謂「新學」，也從不全盤接受。德國帕力森寫的心物二元論的「倫理學原理」，毛主席讀後，對其唯心主義部分抨擊不遺餘力！

毛主席在學生時代就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反動文化堅決批判，對革命新文化強烈追求；對舊思想、舊風俗、舊傳統、舊教育制度猛烈反抗，對新思想、新事物努力接受。毛主席充分利用在學校就學的機會，尋求着救國救民、解放人類真理，為革命做好準備。他收集當時所有能找到的中外進步書籍，利用一切時間發奮攻讀。早晨，毛主席起得特別早，認真研究進步書報；晚上，大家都就寢了，毛主席還獨自一個人在閱報室或在走廊的路燈下，細讀當天的報紙，研究國際國內階級鬥爭的大事。毛主席讀報時隨身帶有字典、世界地圖、筆記簿，以便隨時查對、研究和摘錄。毛主席還自備一盞燈，下面用一節竹筒墊起，坐在床上學習，常是通宵不眠。多少個午夜，校園里萬籟俱寂，毛主席還在昏黃的燈火下，讀書、思索，考慮着天下大事，探索着人類解放的真理。

毛主席特別注意讀活書，讀「無字書」，注意從實踐中學習，努力把革命理論同實踐結合起來。他平時到工廠、農村去，向工人、農民調查，學習。特別是一九一七年暑假，毛主席利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徒步行走了九百多華里，對寧鄉、安化、桃江、益陽、沅江等五個縣進行了農村調查，獲得了大量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知識。回到學校，

他向同學和朋友詳談地主怎樣殘酷剝削農民，貧苦農民又怎樣紛紛揭竿反抗。毛主席說：今之天下紛紛，就一面言，本為變革應有的事情。毛主席真正為農民革命造反撐腰。

毛主席的學生時代，走的是一條革命的、戰鬥的學習道路。毛主席以後曾經這樣概括地談到這一段時間的學習情況：我沒有正式進過大學，也沒有到外國留過學，我的知識，我的學問是在第一師範建立了基礎。

毛主席批判地繼承了我國歷史上屬於人民的全部優秀文化遺產！毛主席集中了勞動人民的智慧、經驗和才能！毛主席是最偉大的導師，最偉大的人才！

### 到中流擊水 浪遏飛舟

毛主席的學生時代，最是朝氣蓬勃。在他的身上，充滿了革命的銳氣，旺盛的精力和不畏強暴的戰鬥精神！他是一輪早晨八、九點鐘的紅太陽，放射出無際的光焰。他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磨礪革命意志，創造鬥爭經驗，準備推翻整個舊世界！

第一師範前面不遠處，就是「日夜濤聲下洞庭」的湘江。毛主席最喜歡到這條大江游泳。橘子洲頭分水急流處和南湖港風險浪高處，常見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衝浪峰，越漩渦，奮力搏擊的身影。「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毛主席還喜歡冬泳。十一月分，天氣冷了，人們穿着棉衣袖着手；然而在這樣的季節，毛主席仍然從容自如地在江中遨遊三十、四十分鐘！江水如冰，毛主席完全不以為意。毛主席為着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被壓迫人民，準備承受最嚴酷最艱苦的階級鬥爭，進行着最刻苦的鍛鍊！

毛主席以後說：「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並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從毛主席的年青時代，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所發出的萬丈光華。

在長沙岳麓山和昭山，峰峰都印着毛主席的足跡。毛主席在學生時代，常帶領着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到這一帶爬山。哪里有懸崖就從那里攀登，哪里有峭壁就從那里衝鋒。他們披荆斬棘，躍澗爬坡，鋒芒所向，無險可擋！有時晚上也不回去，毛主席讓一個個同學分散在空曠的深山野谷里露宿獨睡，鍛鍊鬥爭膽量。透過毛主席的這些行動，我們看到的是多麼偉大的革命胸懷，在革命的征途上，有着多少有形和無形的山峰需要征服，只有我們偉大的統帥毛主席，才有那樣大的氣魄去排除萬難，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啊！而那些「儂身

俯首，纖纖素手，登山則氣迫，涉水則足瘳」的無胆無識，風雨不經的書呆子，只能甘當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階下囚」或是「座上客」。

頂着困難上，在急風暴雨、驚濤駭浪中衝鋒前進！毛主席的革命精神多麼高貴！他專找困難，專找風險，鍛鍊革命意志。同學們經常看見毛主席在暴風雨中，赤膊淋洗，進行「天雨浴」。嚴寒的冬天，朔風呼嘯，毛主席僅穿一件薄薄的衣衫，在空曠無遮的地方讓寒風勁吹，並且迎着頂頭風張開嗓子呼喊。毛主席把這叫做「風浴」。而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脫掉上衣在學校後面的山上走來走去，或在游泳後臥在湘江邊的沙灘上讓驕陽晒，進行「日浴」。毛主席還一年四季堅持冷水浴。湖南省第一師範有口水井，毛主席每天早晨早起來走到井邊，打一桶水，淋浴全身。到了大雪紛飛的嚴寒天，許多人早晨都離不開熱被窩，毛主席却認為這是鍛鍊革命意志的時候，他僅穿一件單衣走到井邊，先用毛巾把身體擦紅擦熱，然後打出冷水澆洗。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了準備領導勞動人民同階級敵人拼硬戰，進行暴力革命，就是這樣地進行着艱苦的磨煉！今年，每當紅衛兵小將們和中國的、外國的同志來到第一師範參觀訪問時，多少人在這口水井邊流連忘返！他們有的舀起一捧井水喝下，飲水思源，永遠不忘記毛主席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而進行艱苦鬥爭的偉大革命精神；有的在井邊捧起一塊紅土，又在自己心愛的寶書——「毛主席語錄」的扉頁上，端端正正地寫下「毛主席萬歲」五個字。

「毛主席萬歲」這五個金字是億萬革命人民共同的心聲！毛主席啊毛主席，祝您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48)

1968

# 地下鐵流 (三幕劇)

紅鋼

## 第三幕 (第一場)

日期：同年月，某日午後，

地點：蘆鐵匠的家。

〔佈景〕：同第一幕。幕開時，蘆鐵匠，胡大剛在打鐵。二溜正做着小活兒。王財貴（冒稱李志達）坐在一旁揩汗。

王：他媽的，這鬼天氣，真熱。

胡：（放下鐵錘也揩汗；突感腿部作疼），這脚……

蘆：怎麼了，又發作了？歇會吧！

王：（表現關心地）啊，不怎麼疼吧！來，我替你，你歇一歇。

胡：不必了，老毛病，一會功夫就不疼了。

王：你的腿是怎麼出毛病的？

胡：折傷的。

王：折傷？讓我看。

胡：不，不要緊。

二溜：胡大哥，塗些金瘡藥吧。

王：金瘡藥（狡猾地看了二溜一眼）折傷塗金瘡藥？

胡：是藥膏，我進去貼貼。（走進後台，一會兒出）

王：其實嘛，幹我們這行，這毛病是家常便飯。

蘆：是，幹打鐵折傷扭傷是家常便飯。

王：蘆師傅，我那信你準備怎樣處理？

蘆：那信？啊！我不是說過，我們根本難辦，這樣是危險的。

王：危險？爲了抗日工作能處處保險？

蘆：哈……哈……哈。（逼視他）真看不出你有周身胆量！

王：（驚愕地）蘆師傅，我是奉命而行的！

蘆：奉命而行，奉了誰之命？

王：奉了黨的最機密指示，我向區委負責！向全抗日統一戰綫負責！

蘆：好，那你以爲我們該怎麼辦？

王：按照信中指示，作一活動總匯報，由我帶走，再叫兄弟們到指定地點去拿武器。

蘆：這指示的目的，是什麼？

王：黨準備策劃大規模行動，必須知道屬下各級活動的實況，估計主客觀力量對比。交武器給地下組織，則是一種步驟，目的要你們在接到新指令時立即行動，可能是佔領這里，消滅日寇。

蘆：李志達同志，請問你的確實身份是什麼？

王：我，我是聯絡處委員。

蘆：聯絡委員？你又怎麼這樣清楚指示的目的？

王：這是區委親自向我說明的。

蘆：區委是誰？

王：這不是你應該問的，我不能奉告。

蘆：唔……好，我同意照指示去做。

王：（高興地）真的？好，我真高興。

蘆：高興什麼？

王：（辯解地）我高興我的任務完成。

蘆：你看來有許多任務在身？

王：是呀，我明天就得離開這里。

蘆：同志，明天一早把報告交給我，後天下午在指定地點接頭。

蘆：唔，行，行。

二溜：拿武器，啊，手榴彈，機關槍，殺！真好，我要去。

王：當然，當然，不會少了你。

胡：蘆師傅，這樣不危險嗎？

蘆：危險也得幹，這是臨事的時候。

（突然有人敲門，兩下輕，一下重的暗號，暗示是自已人）

蘆：（對二溜）開門去。

（開門處，一老乞丐進）

乞：師傅，做做好事，我三天沒吃飯了。

蘆：這世界沒飯吃的人多囉！

乞：師傅，施捨點什麼吧！

蘆：你要的，我會給你。

（一邊在爐邊找東西，一邊對二溜說話）。二溜子，把麵包拿個出來給這位老伯。

（二溜捧麵包出）

二溜：伯伯，這麵包給你。

乞：啊，小朋友，謝謝。

蘆：（向他握手，一邊把手里文件給他，故意大聲說）這小意思，給你啦！若。

（他們的動作一直被王財貴注意）。

乞：我去了，謝謝師傅，謝謝各位。（下）

二溜：這乞丐真可憐！

王：值得可憐的人太多了。

蘆：大剛，不疼了吧？

胡：好些了，不碍事。

王：（拿了外衣穿）蘆師傅，我出去片刻。

蘆：好，去吧！

（王鬼鬼祟祟下）

蘆：把戲開始了！

胡：什麼把戲。

蘆：大剛，你看不出這傢伙的來頭吧！

胡：他不是說是黨派來的。

蘆：哈……哈（猛記起）二溜子，你趕快出去，看看這個李志達幹什麼？我知道他一定跟

隨老莫。

二溜：老莫，誰是老莫。

蘆：剛才那個老乞丐。二溜，別怕，你跟着那傢伙後面，不要讓他發現，有什麼動靜馬上回來說。

二溜：是，是，我去（下）

胡：蘆師傅，你怎看得出這人有問題？

蘆：哈，這叫做「察貌辨色」。這傢伙，第一，來得突然，你想想，在當前形勢下黨有可能要我們的活動報告嗎？而且，他還要求把人員詳細列出，理由是什麼避免敵偽滲透，這就更奇怪了！第二，他隨身配帶武器，這樣在處處有檢查的地方活動，一個地下工作者從不隨便這樣做，這是不平常處。第三，他的槍械，昨晚脫衣時，我看到，是日本新式普朗槍，問他時，他說是從鬼子方面奪來的，這很可疑。

胡：除了這些還有什麼更可疑的？

蘆：（從褲頭摸出煙斗，悠然抽起來）。剛才的談話你的印象怎樣？

胡：我發現他似乎急着了解這裡的情況。

蘆：唔，這是敵人的神色。還有，他不是說什麼提供武器嗎？這是非常笑話的組織那來這麼多武器供應，我問你，我們的兄弟們用什麼武器？

胡：除了一些繳獲的武器是舊來福槍外，有的兄弟只有一把刀。

蘆：這就是了，那麼，他的所謂武器供應就更可疑了。

胡：這麼說，那封信是假的了。

蘆：那還用說，不過，他倒精靈，懂得摸上門來，而且不知從那學會「通話」。

胡：他媽的！如果這傢伙是特務，我們就幹掉他！

蘆：別急。我們得謹慎從事，因為我們身份已經暴露，隨時會有危險。現在，我們得慎重討論我們的問題。

胡：照你說，該怎麼好？

蘆：「逼上梁山」。現在，我們必須安全脫離。

胡：安全脫離？

蘆：是，但我們也必須給這些狗子們一點顏色看！

（二溜上）

二溜：師傅，師傅，他去打電話了。

蘆：怎麼了，二溜子，把話說清楚些。

二溜：我剛才跟着他發現他在一直

跟着老乞丐．．．老莫．．．  
老莫轉圈，他也轉彎，一直跟到老莫進了一間屋子，他才到附近打電話，我就溜回來了。  
蘆：他發現你嗎？  
二溜：沒有，沒有，他一直注意着老莫。  
蘆：哼，果然不出所料！  
胡：唉呀！師傅，這樣老莫不是很危險了嗎？  
蘆：不，那是我的圈套。老莫是故意來引他的，目的便是試探，那屋子是沒人住的，不會有問題，現在，我們必須盡快想出辦法來。  
胡：他打電話，怕是報告鬼子來抓人吧！  
蘆：不會，照我看，那是一種例常聯絡，如果要抓人，他又何須多此一舉，冒險來這里欺騙我們。看來他不過想進一步打聽實情，然後一舉消滅抗日力量！  
胡：他媽的，真是一隻老狐狸！  
二溜：師傅，現在我們不是很危險嗎？  
蘆：現在暫時不會。但我想，我們必須在敵人未曾下手前先下手，制敵於未動。  
胡：是，我們得快。  
蘆：（接近二溜、大剛）。告訴你們，我們得如此．．．  
（他們商量妥當，王財貴就開門進來）  
王：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霹靂州軍事鐵路被炸斷！  
蘆：被誰炸斷？  
王：還有誰，嘿，這回嘛，日本鬼子可叫苦啦。  
胡：你不叫苦嗎？  
王：我，嘿，兄弟，開什麼玩笑！我叫苦倒是這鬼天氣，真熱死人！  
蘆：你上那去？  
王：街上走走，打聽打聽。  
蘆：去執行任務吧！  
王：任務？啊，可能是其中之一。  
蘆：是其中之一，是在跟一個人。（胡把門鎖上）  
王：沒．．．沒有呀！  
蘆：（拉住王衣襟）喂，你還裝什麼蒜，他媽的，眼睛長在屁股尖！倒敢闖進門來！  
王：沒，沒有這回事呀！師傅同志你恐怕誤會了。  
胡：他媽的，非挨他不肯坦白。  
王：我．．．我．．．  
蘆：你倒老奸巨猾，想設陷井我們踏。  
王：（急忙摸手槍，胡大剛衝上奪了槍，並且制服了他）  
二溜：師傅，宰了他！這隻狗子！我打（上前拈王一巴掌）。  
蘆：二溜，慢着。（向王）我問你，你叫什麼名字，是誰派你來的？  
王：我李志．．．志達嘛！

胡：喂，老實點，要不，這不客氣。  
王：我說．．．我說．．．你們別殺我。  
蘆：快說。  
二溜：喂，狗子快說呀！  
王：我叫王財貴，是軍部的。  
蘆：啊！王財貴，特務部人員對嗎？  
王：．．．．．  
胡：你剛才打電話給誰？  
王：．．．．．  
胡：快回答呀！  
王：給舟山司令。  
蘆：哼，你說些什麼給他？  
王：沒什麼．．．聯絡。  
蘆：什麼聯絡，你的編號多少？  
王：我．．．三〇一。  
蘆：喂，別哄我們，又不老實了。  
王：是三〇一一。  
蘆：好，大剛，把他抓進去綁了起來。  
胡：是（用槍柄猛擊昏王，拖他進去）  
蘆：二溜子，把計時炸彈搬出來，東西收拾好。  
（對胡）你去打電話，通知舟山，就說你是三〇一一王財貴。報告說這里開會，馬上派人來抓。  
胡：是，師傅，我去了。王財貴在後面該怎樣處置？  
蘆：不要緊，半點鐘後他會隨着舟山一伙嘗到炸藥的味道。  
（幕下）

## （第二場）

（開幕時，舞台一片沉寂，片刻，幕後傳來一片喧囂，口令聲，腳步聲混成一片，顯示，這屋子被包圍了。舟山武夫帶了一批兵士、特務闖了進來，個個手里握槍）  
舟山：喂，孩子們搜呀！

士兵：是！  
（分頭四處搜查）  
舟山：（踱步到處看看）奇怪，難道找錯門了？  
士兵：報告，屋內發現一人昏死過去了。  
舟山：抓出來。  
（衛兵拉王財貴出）  
舟山：噢！這不是王財貴！（用腳踢他）喂！王財貴！王財貴！他媽的，混蛋，把他的繩子解開來，救醒他！  
（片刻，王財貴被用水噴醒，睜眼看到舟山）  
王：司令，小的該死！  
舟山：怎樣，人呢？要抓的人呢？  
王：．．．逃了！  
舟山：逃了？怎麼逃了？  
王：．．．逃了．．．  
特務：報告司令，桌上有一封給你的信。  
舟山：（接過信，拆開看看）是中文，來，你讀。  
（特務朗讀）  
戰犯舟山聽着：  
舟山：他媽的，讀下去。  
特務：（接着朗讀）你們的末日已經到來，當你們讀完此信，正是時候！  
舟山：讀下去呀！  
特務：完了！  
舟山：完了！（猛然間悟起）唉呀！完了，趕快撤離這里！趕快撤離這里！．．．  
（他們在忙着一團要撤退，後台發出一陣隆隆炸聲，午台火光閃閃，舟山及其部下倒下，後台傳來一片悠揚的「軍歌」歌聲）

（更正：此劇本第一幕中有「解放軍」這一字眼，應為「抗日軍」，第一幕後面部分的「小溜」，應全部改為二溜。）

## 蒼蠅的「人道」

○凡夫○

有一群蒼蠅嗡嗡地聚集在一個賣水果的小販攤上，小販見了用手忙把牠們趕開，可是才過一會兒，牠們又飛回來，小販不耐煩，又把牠們趕開，可是牠們還是飛回來。這可就激怒了小販，他拿出了蠅拍，照準這群壞蛋，趁牠們一個不留神，辟辟拍拍地把這群壞蛋打得粉身碎骨。這時候，有一個還沒有斷氣的蒼蠅恨恨地向小販罵道：

「哼，你們人類，就是最沒有人道的動物，對我們這些手無寸鐵，到處與人和平共存，與世無爭的蒼蠅也進行這樣慘無人道的殺害，真是生物史上的大悲劇。」

小販一聽啼哭皆非，便諷刺道：  
「你們到處，與人共存，『與世無爭』！？可是你們把毒菌到處散播，不知害死了多少好人，難道這就是你們蒼蠅的『人道』嗎？像你們這類東西，和你談『人道』才是傻子，我用手打死你們還怕弄髒了自己的手呢。」說着，便揚起了蠅拍狠狠地把這個蒼蠅打成了肉餅。

世界上就往往有許多像蒼蠅一類的人，到處害人，却還高唱「和平」啦、「人道」啦。像這類人只有把牠們揪出來鬥倒、鬥臭，使他們永無翻身之日。



# 文壇上的二花臉 <秋凌>

魯迅先生說：「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

文壇上有二花臉，因為文壇上也有惡勢力。舉例如下：

有人寫社論，罵美國，也罵蘇聯。罵侵越，也罵侵捷。「這樣兒，那樣兒……」的老氣橫秋。有時似乎很打抱不平，也會開「方案」，來解決「世界爭端」。一旦，大人們到美國或蘇聯去「走走」的時候，他就變得心平氣和，社論的題目也大抵是什麼「美國在東南亞的……」，或者「新蘇文化……」等等。「小罵」是第一層油彩，「大帮忙」才是底彩。他是諫臣，但從不殉主，所以是二花臉。

另一種是經過樟宜監獄，就寫「自由」的可貴；霏霏淫雨，就寫

波東巴西；寫五月的曠野，寫十月的風，八月的夜空……等等。文章確是「有一種清幽的美妙」。時或也寫小販，也寫工人，但從不寫他們的痛苦，因為寫了就會影響他的「似乎飄然起來」。文章是像池水一樣透澈的，但在透澈清幽中也顯出淤泥的色彩，也是二花臉之流。

王野之流的小丑，飛黃騰達，把低級趣味當「談諧」，現在，更化「談諧」為「愛國」了。縱使給人家罵一聲「下流」吧，也不要緊

。君不見大腿林立，不更加暴露嗎？如今居然美其名為「愛國文化」了。

「文壇」上的二花臉，是比王野之流要高明得多。運筆笑呵呵，十足滑頭，最得大人們的寵愛。雖然也寫現實，却不敢暴露現實的黑暗，閃閃爍爍，照花別人的眼，因而也最會騙人。

不過，就從他們的什麼「淺淺的水，容不下我卓越的蛙趾……」，竭斯底里的「愛情呵愛情」的狂叫；「這樣兒，那樣兒……」；「十月的、二月的……」的文章上，就知道是一伙，也不難檢定他們的色彩：總之，是「文壇」上的二花臉，統治者的奴才。

## 反對“奴才刻苦論”

重雲

劊子手在動刀之前，為了使被殺者甘於被殺，總先請來了牧師。牧師的職責雖說是為死者「引路」，事實上是幫助劊子手殺戮，殺戮被殺者的靈魂，使他失去反抗，失去志氣，甚而也自以為應該被殺。所以，牧師口里的「天堂」、「上帝」，不過是一把把無形的屠刀，它的斬殺，往往比真正的殺戮要見效，因為真正的殺戮不過令人的生命毀滅，而無法毀滅人的精神，而它却達到了連精神也毀滅的目的。由此可見，奴化的教育、奴化的文化、奴化的政治才是戕害人類的最毒工具。

星洲日報的主筆先生發現了「過去」殖民主義（事實上，目前依然存在）對人民實行了奴化教育，使人有了「二毛子社會里的精神軟骨症」，因此，他突然要當醫生，準備「對症針砭」，提倡他的「硬骨頭」哲學了。可是，他很像個善於愚弄的牧師，他咀咒了「地獄」之後，提倡了「天堂」，他相信「電絞」的文明，反對「槍斃」的粗暴。他的「硬骨頭」哲學，說穿了就是「勇猛剛強」的翻版——「勇猛」于甘為帝國主義、李光耀政權犧牲，「剛強」于甘受被壓迫、被剝削的痛苦。說明白些，在被剝削、被壓迫的時候必須連哼都不可以哼一聲，否則便不是「硬骨頭」，不是「勇猛剛強」了。這是「奴才刻苦」論。它和我們主張的革命硬骨頭沒有共通之處。

這位主筆先生聲辯他不是「傳聲筒」，據說他「始終不知傳的是誰的聲」，然而讀他的社論，則聽到的聲音總帶上吵啞的官腔，而且那腔調很使人厭惡。這位主筆先生反對「變色龍」哲學，主張什麼「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主張什麼「渴不喝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可是，讀他的社論，人

們自知他並非言行如一。老實說，他幾曾在人民水深火熱的時候，撒下半滴雨水甘露？人們都知道儘管他有時候也顯得和主子有點不同，但畢竟又不過是「二丑」。他的「敢說、敢罵」不過是面招牌。應說不說，顧左右而言是他的「應變」。

他假裝反帝反美，但它却追隨美帝的傀儡背後搖旗吶喊，他假裝維護民族教育，却對行動黨倒行逆施、反動親美的教育政策點頭稱讚。他假裝無黨無派，但却向當權豪門大送秋波、大肆誣蔑革命陣營。如果這也叫什麼「仁者不以盛衰改節」，則這「仁者」的節是下賤得可以沿街叫賣。

這位主筆先生很喜歡「平心而

論」，最不喜歡人們「直言無諱」，在他眼中，「直言無諱」的是「狂妄之言」。要革命嗎？他允許你到書房里面去革，而且還必須革得「溫良恭儉讓」。如果有誰上街頭，「拔劍而鬥」就不准了，而且這一定是「左傾幼稚病」，非罵不可了。這種「左傾幼稚病」在大大先生們看來是要比「軟骨頭」更可惡的。因為「軟骨病」患者是李光耀集團所歡迎的。至於它們心目中的「左傾幼稚病」者就不同了，他們大抵是要造反的，痛的時候要叫，說做就做起來，敢於拆大人先生們的台，因之，一切「平心而論」的閒情雅緻都會被掃碎，書房里去革命的盛情民主也遭到冷落，所以可惡，所以非用官腔警告，進而秘密逮捕、控告、關禁虐待、驅逐不可了。

我想，倘若跪在指揮刀下發豪言，那當然是要既安全又寫意的，不過豪言發得太多，一經打折扣，則所剩的只有一副奴才惡僕相了。人們對於奴才惡僕的態度只有一個：痛打。

## 大漢山在笑

小·兵

大漢山  
她在晨曦中微笑  
她興奮地笑  
因為北方傳來了佳音  
她驕傲地笑  
因為她的兒女正在勝利

她回頭看着  
膠林、椰樹、礦山和  
一大片的土地  
正籠罩着沉重的霧氣  
她沒有失望

她沒有灰心  
雖然她想起了血的回憶

大漢山  
她在曙光中閃着淚影  
她不是在哭  
她也不會哭  
她是流出了興奮的熱淚  
因為她看到  
最堅強的兒女  
將在她身上插下一面紅旗  
為她的解放戰鬥到最後勝利

# 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

今天重新發表的毛主席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它深刻地總結了民主革命時期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分析了民主革命獲得基本勝利後階級鬥爭的新形勢，提出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綱領，是在整個過渡時期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銳利的思想武器。這個偉大的革命綱領，照耀着十九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整個歷史進程。學習這個報告，對於貫徹執行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對於深刻了解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對於徹底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思想，徹底清算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叛黨、叛國的滔天罪行，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毛主席最近指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覆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毛主席這個極其重要的指示，指出了我們必須在群眾中反覆地、深入地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使廣大革命群眾都能够牢牢地掌握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自覺地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各種錯誤傾向。

黨內的路線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我們黨的歷史，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史。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在同各種錯誤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我們黨經歷了同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右的或「左」的錯誤路線的鬥爭，特別是同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了反復的長期的鬥爭。可以說，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國革命發展的每一個重要時刻、每一個重大問題上，都進行了尖銳的鬥爭。

抗日戰爭開始，劉少奇同王明一起，反對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反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他採取反革命兩面派的手法，妄圖幫助蔣介石反動派撲滅共產黨和解放區。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粉碎了王明、劉少奇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因而獲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失敗、宣告投降以後，劉少奇馬上跳出來，反對毛主席提出的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

會上通過的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路線，胡說所謂「和平民主新階段」，妄圖瓦解人民解放軍，把中國送給美帝國主義，妄圖繼續保留蔣介石匪幫的統治，使中國成為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毛主席反對劉少奇這樣一個亡國路線，號召全國人民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進行新的人民大革命，舉行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為徹底推翻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統治而堅決鬥爭。毛主席這條路線的光輝勝利，誕生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中國人民大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標誌着兩條路線的鬥爭進入了新的階段。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什麼？我們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要走什麼道路？在這個問題上，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了極其激烈的鬥爭。

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科學地、深刻地分析了全國勝利後的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指出了正確路線同錯誤路線在各個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指出國內的基本矛盾將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強調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強調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強調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同時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要永遠密切聯繫群眾。報告指出了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並且具體指出了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由之路，為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規定了極其明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革命的轉折關頭，最能够識別修正主義者的真面目。劉少奇在七屆二中全會以後，很快跑到天津，同資產階級打得火熱，大肆叫囂中國資本家「太少」，工人階級「不可靠」，主張依靠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劉少奇瘋狂地反對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妄圖抹煞在民主革命

階段基本結束之後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鼓吹什麼資本家「剝削有功」，瘋狂地反對農業合作化，拼命地反對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恰恰證明他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忠實奴才。

毛主席指出：「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並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鬥爭。既要學會同它們作公開的鬥爭，又要學會同它們作隱蔽的鬥爭。如果我們不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鬥爭，並在鬥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它們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毛主席這個極其重要的論斷，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洞察力，預見到這十九年來社會主義革命的整個進程，可以說是我們一切工作的一個總綱。經過了這十九年的實踐，在同過頭去讀毛主席這段指示，感到無比的親切，就好像是針對我們當前的鬥爭講的一樣十九年的歷史，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工人階級和廣大革命群眾繼續同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經濟鬥爭、文化鬥爭的歷史。鬥爭的中心，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政權問題，而圍繞着政權問題的，是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是承認或者否認廣大人民群眾中蘊藏着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問題，是支持或者鎮壓無產階級、貧下中農、革命知識分子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劉少奇這個反革命分子及其同伙，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瘋狂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鎮壓社會主義革命，它們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

十多年來，在國內主要矛盾的鬥爭上，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在同帝、修、反作鬥爭的問題上，在一九四九年進程以後各項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一九五七年廬山會議、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遇到暫時困難的時候、一九六四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九六六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等

各個重大歷史時期，劉少奇及其一伙黨內的走資派，都會經代表了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的利益，從右的方面或以形「左」實右的形式，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着「拼死的鬥爭」。劉少奇同他一伙黨內的走資派，散布了整套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妄圖阻止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進，妄圖使我國從社會主義道路大倒退到資本主義道路。在城市，它們反對毛主席的依靠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鼓吹修正主義的階級合作論，並且利用資產階級在文化部門的優勢，收羅了一批叛徒特務，瘋狂地在文化領域中向無產階級進行反革命的專政，為資本主義復辟作輿論準備。在農村，它們反對毛主席的社會主義合作化路線沒有得逞，隨後就來一個所謂「大砍合作社」；它們的「大砍」陰謀被毛主席的路線粉碎以後，就又等待時機，製造借口，妄圖扼殺社會主義的果實，瓦解集體經濟，大倒退為所謂「包產到戶」、「分田到戶」。它們妄圖實行的這種大倒退，只能是大倒退到舊中國最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很清楚，劉少奇及其同伙否認過渡時期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正是為了建立一個支持地主、資產階級和各種反動派殘酷無情地鎮壓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反革命理論根據的需要。

每當這種階級鬥爭轉折關頭，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就像照妖鏡一樣照出了這群牛鬼蛇神的反革命面貌，使我們頭腦清醒起來。我們需要認真重溫這些鬥爭的歷史，進一步把劉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徹底批臭、批透，清除它的毒素，同時從兩條路線的鬥爭史中吸取歷史教訓，提高我們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自覺性。

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有億萬群眾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長期鬥爭的大決戰。毛主席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揭開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的蓋子，撕下了劉少奇偽裝革命的畫皮，宣告了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破產。全國軍民按照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指引的革命航向，經過反復的階級較量，終於把劉少奇這個最陰險、最兇惡的反革命頭子挖出來了，把它的一小撮反革命同伙挖出來了，把它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摧垮了。

階級鬥爭一個浪潮接着一個浪潮，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總是要登台表演，拋出它們的反動路線。要它

們不表演是不可能的。劉少奇也不例外。不管毛主席怎樣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他，不管他的陰謀怎樣一次又一次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擊敗，他總是不死心的，總是要反對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所規定的路線的總是不會違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個邏輯的。劉少奇同一切反動派一樣，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人民群眾的力量。但是，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是無敵的，叛徒劉少奇終究逃脫不了徹底垮台的命運。

毛主席最近教導我們：「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從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到一九六六年「炮打司令部」這就是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貫串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一條紅線。

回顧幾十年來，特別是建國以來，黨和革命人民群眾同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所進行的驚心動魄的鬥爭，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就奠定了基礎的，後來又不斷豐富和發展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無比正確。

毛主席在當時就向廣大革命幹部指出：「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証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主席這個指示是何等英明、

\*\*\*\*\*  
(接第四版)

克魯曉夫及其繼承者把社會主義的蘇聯變為現代修正主義的國家，在國內加緊復辟資本主義的事實，扯談什麼「中國和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事實，但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現在已經在一小撮修正主義者的把持下，淪為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國家了。這是極其明顯的事實，難道「新左」會不知道嗎？顯然是不會的，「新左」是企圖混淆社會主義國家和修正主義國家的分別，這是痴心妄想。

更可惡的是，「新左」要社會主義的中國與修正主義的蘇聯「合作」，說什麼「據現在的世界形勢，中蘇重拾舊歡的時間不遠了，早則半載，遲則三年。中蘇重新和好的條件，現在看來不必克宮更換主人，都可以握手言和了。」「中蘇不但要和好，而且要統一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新方略，使這一運動迅

何等正確，對革命幹部是何等愛護啊！毛主席指出要「預防」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以後完全為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所証實。在當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的時候，大家都要重溫毛主席這個指示，吸取極大的教益，喚起我們高度的革命警惕。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一切革命的同志們，千萬不可忘記毛主席這個教導。

我們一定要緊緊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周圍，充分利用中國克魯曉夫劉少奇這個反面教員，繼續深入地展開革命大批判，在大批判中認真地學習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經驗，學好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進一步用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武裝起來，提高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應當清醒地看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將長期繼續下去。現在正在進行的鬥爭、批、改，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我們一定要把它提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高度來認識，務必把它搞好、搞徹底。在這種學習、鬥爭、批判和改革中，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和毛主席許多其他重要著作，就是我們最好的教材，最好的指南，最好的武器。

讓我們在全國更深入地開展兩條路線鬥爭史的學習運動！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注：本文中加黑綫的文字，原為黑體字。)

\*\*\*\*\*  
速推向高潮。這是根據客觀現實所作的最新判斷。」「(?)這是「淺沼六郎」的「中蘇和解」的反動論點的翻版。社會主義的中國決不會和勃列日涅夫、科西金集團同流合污，廣大蘇聯勞動群眾一定要起來推翻以勃列日涅夫、科西金為首的蘇修叛徒集團。把蘇修叛徒集團當權的國家與社會主義中國並列為社會主義國家是對七億中國人民的侮辱。

文章還說什麼：「今後一切當權者主動改革，走社會主義的國家不需要清算鬥爭，只有「協商」，」試想，如果中國沒有進行文化大革命，清算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劉少奇會自己倒台嗎？對於那些階級敵人有什麼協商可言呢？毛主席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對於反動的當權者，你不打倒它，就只有聽任奴役。

顯然地，「新左」的當權者主動改革社會制度的可能性一文是反動的黑貨，必須堅決揭穿它。



## 反“三害”遊行被

### 捕同志光榮坐牢

去年三月期間，爲了反對「三害」，即「社團法令」，「職工會修正法令」，「國民服役法令」而被逮捕的詹珍妹、周玉珍、謝玉華、林淑鳳、林永莊、謝定掌和景玉同志，在十一月十三日、廿七日和廿八日被傀儡政權控上「法庭」。

結果，這幾位同志被判所謂非法遊行，坐牢三、四月不等。

行動黨的走狗在詹珍妹幾位同志被控告期間，曾經千方百計的妄圖收買他們。行動黨走狗曾闖進詹珍妹、周玉珍、謝玉華等幾位同志的家，以法西斯手段進行恐嚇，強迫他們接受和反動派合作長期受反動派監視，不得參加左派活動，以及受反動派的訓練等等條件。走狗還說什麼「如果你們接受這些條件的話，就不用上法庭，無罪釋放。」等等鬼話。

但是，具有反帝精神的周玉珍、詹珍妹等同志看穿了反動派的陰謀詭計，他們要學習盧大通等反帝愛國志士的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精神，堅決地不接受這野蠻的條件，使反動派的陰謀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今天，詹珍妹、周玉珍等幾位同志光榮地坐牢。這使他們更進一步的認識到反動派的「法律」完全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和壓迫人民的工具。

他們爲真理正義而被李光耀傀儡政權拘捕，控告和坐牢，說明反動派是害怕真理正義，害怕革命人民的。

## 馬六甲州農民奪地

### 反動當局下令迫遷

馬六甲州野新縣利文膠園的後巴也仁鑾地區（萬里望北上三哩），最近又發生一宗類似吉隆坡哈密大農民奪地事件。這一地區原爲荒蕪的沼澤地區。兩年前，大約四十家農民（約二百餘人）遷居於此，進行農耕。他們披星戴月，刻苦耐勞，總算把一片無人烟的地區開闢成爲百多依格的農田。在這里，他們種上了稻穀、蔬菜等農作物，慘淡經營，勤儉渡日。在本月廿二日，突然該區法庭發出了卅九張傳票

# 廣大石業工友決心支援

## 錦發石廠工友的停工鬥爭

一百廿三名錦發石廠工友爲反對「僱用法令」，反對資方解僱他們而展開的停工鬥爭，至今已兩個多月了。

錦發資方對罷工工友耍弄了「重新登記」、「聘請新工」、「登報招人承包工作」等等陰謀詭計，但是，在工友的緊密團結戰鬥下，一宣告破產。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星島的十五個廠單位的數百名石業工友，爲了聲討行動黨傀儡政權及錦發石廠反動資方對錦發全體工友的迫害以及聲援錦發石廠工友的停工鬥爭，不怕風吹雨打和路途遙遠，個個精神煥發，步伐堅定，奔赴錦發停工場所，召開反迫害抗議大會。這充份表現了廣大石業工友對傀儡政權及資方迫害錦發石廠工友的滔天罪行的強烈不滿。同時，這也反映了星島廣大石業工友，團結一致，誓作錦發石廠階級兄弟的後盾的決心。

九時過後，數百名石業工友，就把整個停工場所擠得熱烘烘的。反迫害抗議大會開始了，工友們全神貫注，留心聆聽會上工友的發言，當他們聽到行動黨和資方狼狽爲奸，通過「僱用法令」殘酷迫害錦發工友時，表示了強烈的憤慨；當他們聽到具有光榮傳統的錦發石廠工友英勇地粉碎資方各種陰謀時，臉上露出了欽佩的笑容，在會上工友發言頗爲熱烈，情緒也很高。

錦發石廠工友的代表在大會上，堅決保證，一定要給資方狠狠打擊；不管困難有多大，也要堅持鬥爭到勝利。

大會最後在三聲「工人階級萬歲」、「馬來亞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中，通過了三條反映工友心聲的議決案，而勝利結束了。

按大會議決案大意如下：

(一)大會強烈譴責錦發石廠反動資方對工人階級的橫蠻迫害。我們熱烈讚揚錦發石廠工友威武不屈的鬥爭精神。

(二)大會密切關注烏敏島錦發石廠資方敵視和破壞工人組織，以及迫害和威脅工友的行徑。同時抗議所謂「勞工部」於本月八日中途停止該廠工友選舉工人組織代表權的「秘密投票」。

(三)大會重申堅決反對「僱用法令」。我們從錦發石廠反動資方利用該「法令」向工人開刀，迫害工人的一系列事件中，證明「僱用法令」是反工人的。同時，我們呼吁各行業工友，團結一致，依靠自己的力量向一切迫害者進行鬥爭。

控告這些農民，指他們非法佔領「政府土地」。當這些農民接到傳票後，紛紛表示不滿，他們堅決不接受迫遷的命令，準備抗拒到底。

據悉，在前幾年，這些農民曾依據手續，向「官方」申請耕種權，並且也繳交了廿五元至五十元的手續費，可是如今接到的却是「傳票」一張。有一位農民伯伯指出：拉曼政權迫遷他們，無形中是打破大家的飯碗，要他們去當強盜或乞丐，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一位六十歲老伯伯，一家十口依靠耕種過日，他指出：「控告」，我們是不怕的，他們拿了我們幾十塊錢去，還要控告我們，真是豈有此理。另一些農民指出：我們辛辛苦苦把沼澤地變成農田，他們却想一朝坐收其利，真是妙想天開！

通過這一事件和去年一連串類似的農民奪地事件，反映了馬來亞各地農民處境十分困難。農民的問題是土地問題。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農村無法克服的矛盾。農民沒有土地，便不能生活。因此，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拉曼反動政權通過種種手段迫害農民，必將激起農民一次又一次的鬥爭。「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們相信，廣大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農民，一旦覺醒起來，定將燃燒起燎原的鬥爭烈火，把反動政權燒成灰燼！

（接第三版）

、大做文章呢？

本人從來不贊成盲目，也不贊成蠢動，然而，如果把革命群眾的造反行動叫做「盲目蠢動」，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有人說，不必老是同星洲日報的主筆先生過不去，對於反動親美的南洋商報，倒是值得展開抨擊。這個意見甚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語），正是因爲星洲日報主筆先生無理指責左翼（近年來），本人才認爲有必要回敬幾筆，既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豈有他哉！今後，我們仍然照此準則辦事。至於南洋商報，其親美反共的傾向甚爲明顯，連其大部分副刊也竭力鼓吹反動的、黃色的文化，理應鳴鼓而攻之！

